

第 1 章 從歷史建築看歐洲城市之演進

陳乃瑜 同學

代表權力的政治建築與宗教建築自史前時期即為歐洲文明發展的核心，主宰歐洲傳統聚落與城鎮的地景；在尋找資源、攻城掠地的動盪年代，這些權力建築除了作為人民的精神依歸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具有防禦功能，以隨時抵擋敵人的突然入侵。若回溯至歐洲文化的源頭不難發現，所有考古遺址皆設下各種防禦工事，如西元前 16 至 12 世紀的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殘留的衛城遺址即顯示，當時宮殿與神廟造型簡樸，多以巨大石塊興建於山丘上，以因應戰略需要；隨後的古典希臘文明才在其基礎上發展出著重理性、秩序、平衡等審美意識，衍生具山形牆（pediment）、圓柱（column）特徵等圓形或方形宗教建築，其美學結構迄今仍為西方重要建築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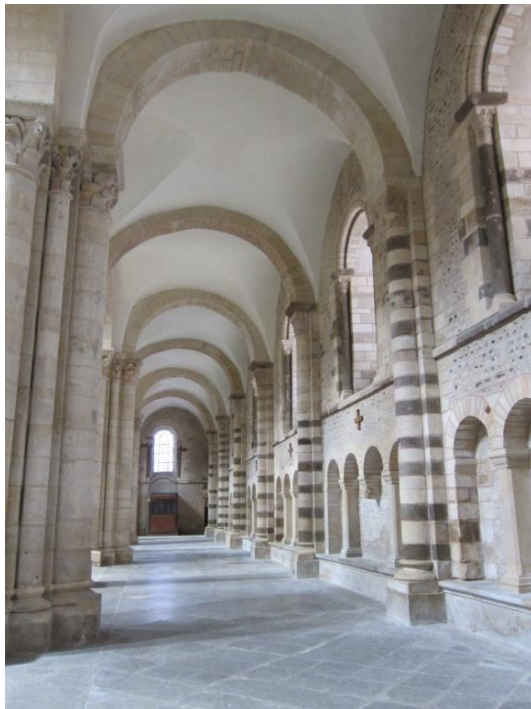
以法國而言，凱爾特人（Celts）的分支高盧人（Gauls）於史前時代即在畢卜華（Bibracte）、布依格（Bougues）等地興建橢圓形防禦城市（oppidum，源自拉丁文，意為「封閉空間」，見圖 1.1），以土礫砌成的厚實城牆環繞山丘上的軍事堡壘（hillfort）；不過自西元前三世紀起，高盧城市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逐漸放棄原有的聚落結構，開始發展街道、橋樑、供水系統、浴場、競技場等公共設施，引進拱形（arch）與拱頂（vault）等建築形式及楔形拱石（voussoir）、磚塊和小方石塊等建材並沿用至今；爾後隨著西羅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末的瓦解，歐洲進入主權分崩離析的黑暗中古時代，封建制度（Fudualism）與基督教的蓬勃發展，使得城市的本質與相關權力空間的分割更加壁壘分明。



圖 1.1 位於畢卜華的橢圓形防禦城市遺跡鳥瞰圖（圖片來源：Mrs. Agnès Poyé-Carré）

以政治為例，在中央權力開始讓渡至地方私人勢力的態勢下，與國王的親疏遠近成為催生政治城市的關鍵條件，如隸屬王室重要成員的勃根地（Burgandy）和國王封邑的布列塔尼（Britanny）在此時期即享有獨立的自治權與議會；此外，基於特殊政治因素而憑空創造的城市亦開始興起，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法國西南部出現許多防禦型城鎮（bastide）即屬此類，其新建於爭議性領土或邊界上，以免稅或補助為手段來招安、攏絡人民移居，以遂可攻可守之效。

宗教方面，虔誠信仰引發的精神嚮往讓杜爾（Tours）、佩里戈（Perigueux）等位於朝聖之路或標榜聖人、神蹟、遺物（relics）的城市躍升為重要宗教之都，而融合西羅馬與拜占庭特色的仿羅馬式建築（Romanesque Architecture）則成為此階段前期的首要宗教建築風格，其平面配置以拉丁十字架（Latin Cross）為基礎，西邊入口象徵最後的審



判，東邊祭壇（altar）則與耶路撒冷遙遙相應，暗寓耶穌的誕生，而穿越中殿（nave）的南北側翼（transept）則分別代表舊約和新約聖經，至於厚實的高牆與廊柱、半圓拱（round arch）、連拱窗／廊（arcading）、桶型拱頂（barrel vault，見圖 1.2）、交叉拱頂（groin vault）、塔樓等典型建築元素則為教堂形塑出一種雄偉、質樸、莊嚴的神聖氛圍，位於里昂的安耐教堂（Basilique Saint-Martin d'Ainay）和尼法斯（Nevers）的聖艾提安教堂（L'église Saint-Étienne）即屬此類風格。

圖 1.2 勒孟大教堂（Le Mans Cathedral）內部的仿羅馬式桶形拱頂

不過，自 12 世紀中葉起，法國的建築形態開始由仿羅馬式逐漸過渡至歌德式（Gothic），為營造輕盈靈巧、凌空升騰的動感韻律，教堂捨棄早期的厚重牆壁，轉以尖頂肋骨拱頂（point ribbed vaults）、轉角墩柱、多重的飛扶壁（flying buttress）結構、及小尖塔輔助的扶壁墩柱來支撐、挑高建築整體；在牆壁地帶的受壓大幅減輕下，教堂得以在高低兩處採用大片採光窗，自然光透過彩繪玻璃（stained glass）的折射，均勻柔和地灑落於各個角落，使得挑高的內部空間在各色光線催化下，產生一種神秘聖潔的空間

效果，而窗格上的各種聖蹟也因此達到情感教化的目的，亞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和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即是此時期的代表作。

此外，中世紀後期隨著商業活動的逐漸復甦，位處南北、東西向往來重要貿易要道、或河川主支流交會點、出海口的商業城市也開始出現，如位於羅瓦河(Loire)畔的昂傑(Angers)、及身處隆河(Rhône)、薩翁河(Saône)匯集處的里昂便是如此；而城市中除了城堡、教堂、鐘樓(belfry)等政教性地標建築外，屬於新興市民階層的空間亦逐漸成形：各種行業因地理與產業特性的需求而群聚於特定區域，相應的行會建築順勢而起；執政者、商賈的私人宅邸則與簡樸的石造或木造市民住家比鄰而居，而市集廣場、醫院、旅館、納骨堂(ossuary)等市民可利用的空間設施也成為城市常見的場景。

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後，法國因為受到瓦洛王朝頻繁發動的義大利戰爭(1483年至1559年)影響，漸漸引進義大利古典主義風格，城市建築除了哥德時期垂直爬升的縱向線條外，開始有水平方正、規律一致的整體橫向配置，內外再繁複地運用花朵、捲葉、果實、獎盃、飾簷壁、圓拱壁龕、古典石雕人像等裝飾性細節(見圖1.3)；至十七世紀左右，由於反宗教改革(Counter Reformation)勢力當道，教堂為彰顯天主教的重要性、炫示教會的財富權力並增加對信眾的感性渲染力，建築裝潢力求富麗氣派，強烈的色彩、曲面和橢圓形交錯於空間之中，而產生戲劇般的立體動態效果。此外，由於法國王室開始強調中央集權，仿照羅馬卡比托勒大廣場(Place du Capitole)的皇家廣場開始遍布於城市之中，如巴黎的凡頓廣場、南錫(Nancy)的史達尼斯拉斯廣場(Place Stanislas)等處，國王雕像昂然樹立於廣場中央，以強調其作為國家權力核心的地位。



圖 1.3 位於南特的布列塔尼公爵宅邸即屬法國文藝復興風格

時至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展開促使城市迅速擴張，世界貿易的發達導致工廠、船塢、鐵路、火車站等功能性建築設施林立，鋼骨結構等新建築技術，以及鋼鐵、玻璃等新建材也應運而生。隨著生活水平的上升，社會階層結構與相關居住模式也跟著改變，除了普羅大眾仍居住於城市邊緣地帶而貴族富豪平日則居住於市區、假日至市郊自家宅邸休憩外，中產階級的出現也開始瓜分市區有限的空間，加上越來越多的鄉村人口湧至都市尋找工作機會，民眾開始要求政府進行都市規劃，以增加更多的居住空間，也因此開始有平價國宅的興建；同時，為了因應工業化而來的大批勞工住宿需求，雇主也主動在工業區加蓋附有供水設備及衛浴的勞工住宅、學校和休閒場所，方便員工使用。此外，新式購物拱廊（shopping arcade）的誕生也意味著新消費型態的成形，一改以往私營商店少量客製的型態，城市的消費者可以在此選購齊各式工業化商品；而歌劇院與戲劇院則象徵著以往上流社會的私人娛樂開始普及化。另一方面，城市公共設施的競相建設也反映這段期間各民族國家間的激烈競逐，例如世界博覽會會館、1889年為紀念法國大革命百年而興建的艾菲爾鐵塔、以及向俄羅斯沙皇致敬的亞歷山大三世橋（Pont Alexandre III，見圖 1.4），皆採用彼時最先進的建築工程技術藉此炫世。



圖1.4 首次採用單跨鋼拱橋結構的亞歷山大三世橋，是19世紀末的建築工程奇蹟

法國在此時期最受舉世矚目的創舉是拿破崙三世委託奧斯曼（Haussmann）男爵於1853年至1870年進行的大巴黎改造計畫，原本狹窄蜿蜒、藏污納垢的中古世紀城區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理性設計的筆直林蔭大道、寬廣的大眾公園、規律統一的建築門面及先進的下水道系統，不僅重新定義當時巴黎人的生活方式，也創造一種全新的城市

地景，自此之後，傳染病猖獗的情景不再，交通狀況大為改善，民眾也難以在闊達的空間裡集結謀劃類似 1830 年及 1848 年的政治革命活動。

隨著二十世紀的開展，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格仍部分存續，但新藝術(Art Nouveau)的裝飾風格和現代主義的簡約風格更加盛行，在此階段改變城市風貌最劇的是兩次世界大戰無情烽火的摧殘，不過混凝土、鋼筋等新建材和更多新式建築工法的發明也加快了重建的腳步和規模。此外，城市工業化造成的人口擁擠和土地資源短缺的問題，使得建築不斷向空中和地下縱向擴展，以便因應諸如住宅、辦公室、商場及停車場等不同的功能要求；若以橫向的空間需求來看，法國甚至在 1960 年代中期實施新市鎮(Ville Nouvelle)方案，在巴黎、里爾、盧昂等地的鄰近區域創造衛星城市，以舒緩、控制這些大城市的繼續擴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50 年代左右，社會運動的興起，推動了社會福利住宅的量產計畫，其中以柯比意(Le Corbusier)在馬賽、南特等地興建的集合公寓(Unité d'Habitation)最令人耳目一新：每個公寓單位各為一又二分之一樓層，走廊層層交錯通往建築物中央，頭尾各有開口提供空氣對流和自然照明，牆壁隔音效果良好；整體而言，公寓地面採獨立的基樁可作為居民的停車場，中間樓層除了私人居住外，另有兩樓層用作公共設施和商店街，而頂樓平台尚可設置幼稚園、泳池和體育館等，充份體現其將此類公寓視為未來社群生活縮影的烏托邦理念。

最後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城市建築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越發精密舒適，而社會分工的日趨複雜化與競爭化，則使現代人對建築更多了一種精神層面的美感追求，建築外形日益講究個性、強調特殊；此外，地球過度開發造成的各種環保問題，則喚起眾人對生態環境和能源的重視，各類綠建築成為城市發展的最新趨勢，而如何與自然和平永續發展仍為當前及未來亟待解決的首要課題。

參考資料

威爾弗利德·柯霍(2006)。建築風格學：歐洲建築藝術的典型—從古典到當代。(陳滢世審譯)。台北：龍溪國際圖書。